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# 当代英雄

[俄] 莱蒙托夫 著 力冈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当代英雄

[俄] 莱蒙托夫 著 力冈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英雄/(俄罗斯)莱蒙托夫著;力冈译. —上海:  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6  
(企鹅经典丛书)  
ISBN 978-7-5321-6075-4

I. ①当… II. ①莱… ②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13220 号

Михай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 
**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**

---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Culture  
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 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、企和 Related 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 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  
责任编辑: 曹 晴  
特约策划: 邱小群  
封面绘图: 杨 猛  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### 当代英雄

[俄]莱蒙托夫 著  
力冈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总 经 销 处 经 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375 插页 6 字数 104,000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075-4/I·4849 定价:35.00 元

## 序<sup>①</sup>

不论什么书的序言，总是写于最后而放在最前。或者用以说明写作的目的，或者作为对批评的回答和申辩。但读者一般并不理会弘扬道德的用心和刊物上的攻击，因此他们不看序言。事实就是如此，尤其是在我们这儿，这是令人遗憾的。我们的广大读者还很幼稚和天真，如果在寓言的结尾找不到几句训谕，就不明白寓意何在。他们看不出戏谚，感觉不出讽刺，教养实在太差了。他们还不知道，在规规矩矩的社会和规规矩矩的书里是不能公开骂人的；还不知道，现代文明发明了一种更锐利的、几乎不见形迹的，因而更能置人于死地的武器。这种武器可以在甜言蜜语的掩盖下给人以不可抗拒的、致命的打击。我们的读者好像乡巴佬，听了两个敌对朝廷外交官的谈话，就认定他们各人都为了深厚的友谊不惜欺骗自己的政府。

本书不久前错蒙一些读者甚至刊物的咬文嚼字，信以为真。另外有些人却非常恼火，而且恼火得不得了，因为竟拿“当代英雄”这样品行不端的人给他们做榜样；还有一些人则凿凿有据地说，作者描绘的是他自己的肖像和他的一些熟人的肖像……真是老一套的、毫无意思的笑话！不过，显然，俄罗斯生成就是如此：什么都可以更新，就是改不掉诸如此类荒谬的事。就连最离奇古怪的神话，在我们这儿都难免被斥为蓄意进行人身攻击。

---

① 该序言是作者在出第二版时加写的。序言回答了当时出现的许多议论并申明了作者写作的宗旨。

先生们，“当代英雄”确实是肖像，但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。这是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的缺陷充分发展而构成的肖像。诸位又会说，人不可能这样坏；那我就问问诸位：既然诸位相信一切悲剧和浪漫故事中的坏蛋可能实有其人，为什么就不相信毕巧林的真实性的呢？既然诸位欣赏离奇得多、荒谬得多的随意虚构，为什么对这个人物，即使是虚构的人物，就不能马虎点呢？是不是因为其真实程度超过了诸位所希望的？……

诸位会说，这于弘扬道德无益吧？得了吧！人们吃甜食已经够多的了，甜食吃多了伤胃；很需要吃吃苦口的良药，听听逆耳的忠言。不过，诸位听我这么一说，可别以为本书作者狂妄，梦想成为人类缺陷的矫正者。绝不至于如此无知！作者只是乐于描绘描绘他所了解的当代人；这样的人是他不幸常常遇到的，也是诸位不幸常常遇到的。指出毛病，如此而已；至于怎样医治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！

## 目 录

序	1
<b>第一部</b>	
一、贝 拉	3
二、马克西姆·马克西梅奇	38
<b>第二部 毕巧林日记</b>	
序	51
一、塔曼	53
二、梅丽公爵小姐	65
三、宿命论者	142
<b>导 读</b>	152

# 第一部





## 一、贝拉

我乘驿车离开了梯弗里斯。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不大的皮箱，其中一半装的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。算诸位走运，这些笔记大部分后来都丢失了；算我走运，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。

我乘驿车进入科叔尔山谷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开始向白雪皑皑的山峦后面落了。赶车的奥塞梯人一个劲儿地赶马，要在天黑之前爬上科叔尔山，并且放开喉咙唱起歌儿。这山谷真是一片好地方！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峰，红红的岩崖上挂满翠绿的常青藤，崖顶上是一丛丛悬铃木；黄黄的峭壁被流水冲出一道道印子；高处，远远望去，积雪像一条条金光闪闪的流苏；下面，阿拉格瓦河同雾蒙蒙的、黑黑的峡谷里奔腾而出的一条无名小河汇合之后，像一条银线似的延伸开去，闪闪发亮，像蛇晃动着满身的鳞。

我们来到科叔尔山脚下，在一家小饭馆门前把马车停住。这儿闹哄哄地聚集着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；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停下来过夜。我得添雇几头公牛，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大山，因为已经是秋天，路上有了薄冰，而且这段上山的路有两俄里长。

没办法，我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梯人。一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，另外几个人就帮着牛拉车，不过几乎只是吆喝吆喝。

在我的马车后面，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，轻松得像没事儿似的，尽管那车装得满满的。这使我感到惊愕。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，嘴里叼着小小的卡巴尔达镶银烟斗。他身穿没有肩章的军官服，头戴毛茸茸的切尔克斯皮帽。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上下；他那黑黑的脸色表明这张脸

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结缘已久，那早早白了的胡子却跟他那矫健的步伐与精神抖擞的样子很不相称。我走到他面前，鞠了个躬；他一声不响地向我还了礼，并且吐了一个老大的烟圈儿。

“看样子，咱们是同路的吧？”

他又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。

“您想必是去斯塔夫罗波尔吧？”

“是的……押送东西。”

“请问，您的车这样重，为什么四头牛拉着毫不费劲儿，我的车是空车，六头牛拉，还有这几个人帮忙，走起来却这样吃力？”

他调皮地笑了笑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。

“您来高加索想必不久吧？”

“将近一年。”我回答说。

他又笑了笑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！这些家伙狡猾透了！您以为他们吆喝是帮忙吗？鬼知道他们吆喝的是什么？牛倒是懂得他们的意思；哪怕您套上二十头牛，只要他们这么一吆喝，牛就一步也不动了……全是狡猾透顶的骗子手！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？……他们就喜欢敲诈过路人的钱……糊弄人糊弄惯了！您瞧着吧，等会儿还要向您讨酒钱呢。我可是知道他们那一套，他们别想糊弄我。”

“您在这儿当差已经很久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当年来这儿，还是在阿列克赛·彼得罗维奇<sup>①</sup>麾下。”他挺了挺胸脯，回答说。“他来边防视察的时候，我是少尉。”他补充说，“我在他麾下，因为讨伐山民有功，升过两级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阿列克赛·彼得罗维奇·彼尔莫洛夫（1772—1861），著名的俄国将军。1816—1827年任格鲁吉亚总督和高加索司令。

“那您现在呢？……”

“现在在第三边防营。请问，您呢？……”

我就对他说了说。

谈话就此结束，我们肩并肩一声不响地继续赶路。到了山顶，我们踏着积雪往前走。太阳落山了，黑夜紧接着白天降临，连间歇也没有，在南边通常都是这样；不过，借着积雪的反光，我们很容易看清道路，道路依然是上坡路，虽然已经不那样陡了。我吩咐奥塞梯人把皮箱放到车上，把牛卸了，把马套上，并且最后一次回头望望下面的山谷，可是从峡谷里像波浪一般涌出的滚滚浓雾把整个山谷完全遮住，而且也没有一点声音从那边传到我们的耳际。几个奥塞梯人果然闹哄哄地把我围住，向我要酒钱；但上尉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大喝一声，他们一下子就跑开了。

“这些家伙就这样！”他说，“连俄语‘面包’都不会说，却会说：‘老总，赏几个酒钱！’我觉得，连鞑靼人也比他们好些，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……”

离驿站还有一俄里左右。四周一片寂静，静得可以根据蚊子的嗡嗡声知道它们往哪儿飞。左边是黑黝黝的深谷，峡谷那边以及我们的前方，一道道暗蓝色的峰峦如一条条波浪，披着一层层积雪，矗立在还留着晚霞余晖的苍茫天际。星星开始在黑糊糊的天空闪烁，奇怪的是，我觉得这儿的星星比我们北方的星星高得多。道路两旁是一块块光秃秃的黑黑的岩石；有的地方积雪中露出几丛树棵子，不过没有一片枯叶响动；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，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打响鼻声和俄罗斯铃铛不均匀的响声，是很惬意的。

“明天准是好天气。”我说。

上尉什么也没有回答，只是用手给我指了指矗立在我们正前方的一座高山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古得山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您瞧，在冒烟呢。”

确实不错，古得山在冒烟。山两边升起一缕缕薄云，山顶上却横铺着一片黑云，漆黑漆黑的，在黑糊糊的天空中像一片墨迹。

我们已经望得见驿站和驿站周围石头房子的平顶，点点灯火已经在我们面前亲切地闪烁，忽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，峡谷里嗡嗡响起来，接着就下起小雨。我刚刚披起斗篷，就下起雪来。我怀着敬意对上尉看了看……

“咱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了。”他懊丧地说，“这样的风雪天，可不能翻山越岭。怎么样？”他问车夫，“十字架山是不是有过雪崩？”

“没有过，老爷。”赶车的奥塞梯人回答说，“可是雪有好多，好多，眼看着要往下落。”

因为驿站里没有供旅客住宿的房间，就把我们领到一座烟气腾腾的石头房子里过夜。我请我的旅伴一起喝茶，因为我随身带了一把铁茶壶——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仅有的一点乐趣。

这座石头房子有一面是岩壁，门口有三级又滑又潮湿的台阶。我摸索着走进来，撞在一头母牛身上（这地方的人拿牲口棚当下房）。我真不知道往哪儿去才好：这边有几只羊在咩咩叫，那边有一条狗呜噜呜噜发牢骚。幸亏这时旁边有一缕模糊的亮光一闪，让我看到一个很像门的洞孔。眼前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场面：一间宽大的石头屋子，屋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撑着，屋子里挤满了人。屋子中央就地生起一堆火，火噼啪响着，风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倒灌进来，整个屋子里烟气腾腾，我老半天看不清周围的东西。火堆旁边坐着两个老婆子、好几个孩子和一个瘦瘦的格鲁吉亚男子，全都穿得破破烂烂的。没办法，我们也在火堆旁坐下来，抽起烟斗，不一会儿，茶壶也亲切地啾啾叫起来。

“这些人真可怜呀！”我指着一声不响、愣愣地望着我们的这肮脏

的房东一家人，对上尉说。

“这些人再蠢不过了！”他回答说，“您可相信？他们什么也不会，什么教养都没有！还不如我们那儿的卡尔巴达人或者车臣人，那些人虽然是强盗、穷光蛋，可是都敢作敢为，这些人却对武器毫无兴趣，不管在哪一个身上连一把像样的刀子都看不到。奥塞梯人就是奥塞梯人！”

“您在车臣待了很久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，有十来年呢，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那儿的一个要塞里，就靠近石滩——那地方您知道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唉，我的爷呀，那些不要命的家伙叫我们伤透了脑筋。谢天谢地，如今太平些了；原来可不是这样，只要你离开寨墙一百步，就会有披头散发的魔鬼蹲在那儿守候着你。一不留神，就会遭殃：不是被套索套住脖子，就是一颗子弹打进后脑勺。可厉害哩！……”

“恐怕您遇到过不少惊险事儿吧？”我不由得动了好奇心，就问道。

“怎么会不遇到！遇到过呀……”

于是他捻起左边的小胡子，低下头，沉思起来。我非常希望从他嘴里听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——这种心情是所有出门旅行和喜欢写作的人都有的。这时候，茶也烧好了；我从皮箱里拿出两个旅行用的杯子，倒了一杯茶，放到他面前。他呷了一口，像自言自语似的说：“是啊，遇到过呀！”这一声感叹使我产生了无限希望。我知道，在高加索住了多年的人都喜欢聊聊，讲讲什么事儿；他们难得有机会聊聊，有的人带着连队在荒野僻壤驻上五年，整整五年中没有谁对他说一声“您好”（因为司务长是说“祝您健康”）。而要聊的事儿是很多的，周围的人又野蛮，又引人好奇，天天都有危险，常常有希奇古怪的事儿，说起来，不由得感到遗憾，我们记载的实在太少了。

“要不要加一点甜酒？”我对跟我聊天的上尉说，“我有梯弗里斯的白甜酒。现在天很冷嘛。”

“不，谢谢了。我不喝酒。”

“怎么一回事儿？”

“没什么。我发誓戒酒了。那时候我还是少尉，有一次，我们偷偷地喝了一些酒，夜里却发起警报，我们就醉醺醺地跑出去集合；阿列克塞·彼得罗维奇知道了，我们就倒霉了。天啊，他真是大发雷霆！差点儿没有按军法处治。确实也是的，一年到头闲着没事儿干，连人影也看不到，再加上老酒一喝，一个人就完了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几乎失望了。

“就拿切尔克斯人来说吧，”他继续说下去，“每遇到婚事或者丧事，多喝上几杯酒，就要动刀动枪砍杀起来。有一回我好不容易才逃脱了。那还是在—位很友好的王爷家做客。”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儿？”

“哦，”他装好烟斗，吸了一口，就说起来，“您听我说说。那时候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捷列克河那边的要塞里——这事儿快有五年了。那年秋天，有一天来了送粮车队，跟车队来的有一位军官，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。他穿着全副军装来见我，说是奉命要留在我的要塞里。他那样瘦，那样白，身上的军装又那样新，我立刻猜想到，他来我们高加索才不久。我问他：‘您是刚从俄罗斯调到这儿来的吧？’他回答说：‘是的，上尉先生。’我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‘欢迎，欢迎。您在这儿会感到有点儿寂寞的，不过咱们可以过得像朋友一样融洽。哦，您干脆叫我马克西姆·马克西梅奇得了；而且，您何必这样全副军装呢？不管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，戴个军帽就行了。’给他拨了宿舍，他就在要塞里住下来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马克西姆·马克西梅奇。

“他叫……格里高利·亚历山大罗维奇·毕巧林。我敢说，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；就是有点儿怪。比如说，在风雨天，很冷的日子，他整天都在外面打猎；别人都累坏了，冻坏了，他却一点事儿也没有。可是

有时候他坐在自己屋里，风一吹，就说是着凉了；百叶窗一响，就吓得打哆嗦，脸色发白；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打野猪；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听不到他说一句话，可是等他一开口，准会叫你笑破肚子。是啊，是有些古怪，而且看样子是一个有钱的人：各种各样值钱的小玩意儿有多少呀！……”

“他跟您一起过了很久吗？”我又问道。

“一年光景。不过这一年可是我忘不了的；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，那就不必提了！确实，就有这样一种人，命里注定要遭遇种种不平常的事儿。”

“不平常的事儿？”我带着好奇的神气叫道，一面给他添茶。

“我就对您说说吧。离要塞五六俄里，有一位跟我们很友好的王爷。他有个儿子，十五六岁，常常骑马到我们这儿来，几乎天天来，不是为这事儿，就是为那事儿。我和毕巧林把他娇纵惯了。这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干什么都眼疾手快：骑马飞驰中能从地上捡起帽子，打枪出手又快又准。就是有一点不好：贪钱如命。有一次，毕巧林和他开玩笑说，要是他能将父亲的羊圈中最好的羊偷出来，就给他一枚金币。您猜怎么样？到了第二天夜里，他就抓住羊角把羊拖来了。有时候，我们想法子逗他，他立刻连眼睛都红了，伸手就抓匕首。我常常对他说：‘唉呀，阿扎玛特，你早晚要倒霉，不会有好下场的！’”

“有一天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去吃喜酒：他要嫁大女儿了。我们跟他好朋友，所以也不好推辞，虽然他是鞑靼人，我们就去了。村子里有许多狗汪汪叫着迎接我们。女人们一看到我们都躲起来，有几个人的脸是我们看清楚了的，实在说不上漂亮。毕巧林对我说：‘我原来以为切尔克斯女子要美得多呢。’我笑着回答说：‘别着急嘛！’我心里是有数的。”

“王爷的房子里已经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。您要知道，亚细亚人有这样的风俗，不论遇到什么人，都要请来吃喜酒。王爷家的人十分殷勤地

接待我们，把我们领到客厅里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忘记留意，他们把我们的马拴在什么地方，不能不提防意外情况。”

“他们究竟怎样办喜事呀？”我问上尉。

“倒也平平常常。先是由毛拉给他们诵一段《古兰经》；然后向新郎新娘及其亲人赠送礼物；宴会开始，又吃又喝；然后开始马术表演，通常都是由一个穿着破破烂烂、满身油污的家伙骑一匹跛腿的劣马，装模作样，故作种种丑态，逗得来宾捧腹大笑。然后，等天黑下来，我们所说的舞会就在客厅里开始了。一个穷老头儿弹起三根弦的……我忘记他们管那种琴叫什么了……哦，有点儿像我们的巴拉莱卡。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面对面站成两行，一面拍手，一面唱歌。随后，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到中央，开始对歌，其余的人一齐帮腔。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，忽然主人的小女儿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来到他面前，对他唱起……怎么说好呢？……就像是赞美歌。”

“您可记得她唱的是什么？”

“哦，好像是这样：‘我们年轻的骑士个个英俊，身上的长袍镶的是银花边，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英俊，连身上的饰带也是金的。他们在他们中间像一棵挺拔的白杨树；只是这树不在我们的园子里生长和开花。’毕巧林站起来，对她鞠了个躬，把手按在额上和胸口，请我给她回答；我懂他们的语言，就把他的答谢翻译了一遍。

“等她走开后，我小声问毕巧林：‘喂，怎么样？’

“‘美极了！’他回答说，‘她叫什么名字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她叫贝拉。’

“确实，她很美：高高的，亭亭玉立，一双黑眼睛像山羚羊的眼睛，水灵灵的，一直看到您灵魂的深处。毕巧林若有所思地一直盯着她，她也常常偷偷地看他。不过，在欣赏这位美丽的郡主的时不止毕巧林一个人：另有一双直勾勾、火辣辣的眼睛从角落里注视着她。我定神一看，认出那是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。他这个人，说实在的，算不上朋友，也



算不上什么冤家对头。他有许多令人可疑之处，但是从未发现他在哪方面调皮捣蛋。他常常赶着羊到我们要塞里来，卖得很便宜，但从来不肯让价，他要多少，你就得给多少，少一文钱也不行。据说，他喜欢跟山贼一起上库班去，而且，说实话，他真是一副强盗相：个头儿小小的，干瘦干瘦的，肩膀却宽宽的……那股灵活劲儿，灵活得简直像魔鬼！身上的小袄总是破破烂烂，补丁摞补丁，武器却总是银光闪闪的。他的马在整个卡巴尔达是出了名的——确实，不可能想象有更好的马了。难怪爱马的人都羡慕他，而且不止一次想偷这匹马，只是都没有偷成。那匹马的样子现在好像还在我眼前：浑身漆黑，四条腿笔直，一双眼睛绝不亚于贝拉的眼睛；那力气有多么大呀！一口气跑五十俄里没有事儿；一旦骑熟了，像狗一样跟着主人跑，连主人的声音都知道！这匹马卡兹比奇一向连拴也不用拴。就是这样一匹强盗马！……

“那天晚上，卡兹比奇比任何时候都阴沉，我一看，看出他棉袄里面穿了锁子甲。我心想：‘他不会无缘无故穿锁子甲的，准是打什么主意。’

“屋子里非常闷热，我便到外面换换空气。黑夜已经罩住山山岭岭，峡谷里飘荡起一股股雾气。

“我想到给我们拴马的敞棚里去，看看有没有草料，再说，小心总不会坏事：我的马也是一匹好马，不止一个卡巴尔达人馋巴巴地看着它，说：‘好马，真是好马！’

“我顺着篱笆慢慢走去，忽然听到有说话的声音；有一个声音我立刻听清楚了：那是主人的儿子，浪荡子阿扎玛特；另外一个人说得少，声音也小。我心想：‘他们在这儿嘀咕什么呀？是不是嘀咕我的马？’于是我在篱笆边蹲下来，留神倾听，竭力不漏掉一个字。有时歌声和说话声从屋子里飞出来，淹没我很想听的这两个人的谈话。

“‘你的马真是太好了！’阿扎玛特说。‘我要是能当家，家里有三百匹马的话，我情愿拿出一半来换你的千里马，卡兹比奇！’